



日本學者論中國古典文學

村山吉廣教授古稀紀念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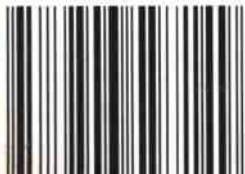
增野弘幸 等著 李寅生 譯

四川出版集團
巴蜀書社



日本學者論中國古典文學

ISBN 7-80659-714-X



9 787806 597149 >

ISBN 7-80659-714-X/I · 235

定價：26.00圓

I206.2-53

1

日本學者論中國古典文學

——村山吉廣教授古稀紀念集

增野弘幸 等著 李寅生 譯

四川出版集團
巴蜀書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日本學者論中國古典文學：村山吉廣教授古稀紀念集 /
(日)增野弘幸等著；李寅生譯。—成都：巴蜀書社，
2005.6

ISBN 7-80659-714-X

I. 日... II. ①增... ②李... III. 古典文學—文學
研究—中國—文集 IV. I206.2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5)第 029488 號

日本學者論中國古典文學 增野弘幸 等著 李寅生 譯

責任編輯	李 蓓
封面設計	文小牛
出 版	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鹽道街3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：(028)86656816
網 址	www.bsbook.com
發 行	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：(028)86662019 86658275
經 銷	新華書店
印 刷	成都金龍印務有限責任公司(028)85651045
版 次	2005年6月第1版
印 次	2005年6月第1次印刷
開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張	13
字 數	280千字
書 號	ISBN 7-80659-714-X/I·235
定 價	26.00 圓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，請與工廠調換

目 錄

序言 寫在《日本學者論中國古典文學—— 村山吉廣教授古稀紀念集》出版之際	村山吉廣 (1)
村山先生在北京大學	張 猛 (3)
村山先生在復旦大學	吳 格 (6)
我所認識的村山先生	李銘敬 (12)
略論《詩經》中“南畝”的意義	增野弘幸 (17)
《周易·文言傳》“貞固足以幹事”釋意	伊東倫厚 (32)
《論語》發微三則	金谷 治 (41)
《六家要指》考	楠山春樹 (55)
作為女訓書的漢代《詩經》 ——《毛詩》與《列女傳》的基礎性研究	山崎純一 (69)
王符的詩經學	加藤 實 (93)
論《毛詩注疏》對《史記》的評價	田中和夫 (108)
略論李白《蜀道難》的演變過程	

——兼論《蜀道易》系列詩的政治意義	高橋良行 (125)
論王維的應制詩	入谷仙介 (145)
孟浩然《疾愈過龍泉寺精舍，呈易、業二上人》賞析	田口暢穗 (163)
論杜甫的夔州詩	安東俊六 (183)
韋應物詩考	
——兼論灋上退居與“雙風”的形成	松原 朗 (200)
“王孟韋柳”評考	
——從“王孟”到“韋柳”	赤井益久 (218)
白居易白髮詩歌表現考	埋田重夫 (232)
略論林和靖《山園小梅》詩的鳥、蝶意向	宇野直人 (257)
略論王安石的性情命論	井澤耕一 (276)
略論《歲寒堂詩話》對杜甫詩歌的評論	興膳 宏 (291)
兩宋稟括詞考	內山精也 (308)
薛蕙的生平、思想及詩歌創作	鷲野正明 (331)
郝敬的文章論	川田 健 (347)
郝敬的賦比興論	西口智也 (359)
明清女子題壁詩考	合山 究 (375)
大田錦城的六義說	江口尚存 (393)
譯後記	李寅生 (410)

序 言

——寫在《日本學者論中國古典文學
——村山吉廣教授古稀紀念集》出版之際

村山吉廣

二〇〇〇年三月，我已滿七十歲了。按照早稻田大學的規定，我開始了退休生活。任教四十年，在母校兢兢業業、勤勤懇懇的工作而心無旁騖，把畢生的精力專心致力於研究和教育事業，對此我感到莫大的榮幸。

在我退休的時候，居住在日本各地的學界前輩、朋友、學生等聚集一堂，在東京帝國飯店為我舉行了最為隆重的紀念儀式。接着又為我出版了《村山吉廣教授古稀紀念集》，全國共有五十七位學者的論文收錄於其中。這部由《論文集》《自編年譜》《業績目錄》三部分內容組成的 1110 頁的巨著，由汲古書院為我刊行出版了。

退休之後，我把我的書房取名為“面壁書房”。植樹養花，一心一意地過着“讀書的生活”。幸虧我的健康狀況尚好，從而能夠赴外地講學和參加國外的學術會議，並且仍然可以堅持著書

立說。

在今年的“第六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”上，與我有着多年親密交往的廣西大學教授李寅生博士，建議我把《村山吉廣教授古稀紀念集》中的論文精選出二十餘篇在中國出版。這個建議令我感到非常的喜出望外，我在此也對李寅生教授的盛情好意表示衷心的感謝。真誠地希望通過這部紀念集的出版，能使中國的學術界對日本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有一個較好的瞭解。

二〇〇四年十月下旬於東京

（作者為日本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）

村山先生在北京大學

張 猛

村山吉廣先生，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，號蘆城。乙亥年（1995）春，其時余尚忝側北京大學中文系古代漢語教研室教席。某日，與系主任費振剛先生閑語於五院。費先生問：近來得暇乎？余答曰：尚可。曰：有事相煩，可乎？曰：願聞其詳！遂語余曰：近有一日本學者來訪，為期半年；彼欲得一書友。汝可願為？曰：需時幾何？曰：周一度，度約一時辰。復告余，先生乃《詩經》研究專家。余即應承之。

後約十數日，由費先生引介，與先生初會於北大圖書館南門。時春日和煦，晴空湛碧，先生着灰色西服，結領帶，銀髮一絲不亂。高瘦清癯，與語則俯身向就，如傾聽貌。面色和藹，彬彬有禮，一派長者風範。

自此每周有一下午，余往勺圃先生客寓，與共讀書。書無定選，古今兼具，偶亦有報刊時文。內容所及，多為北大歷史、明清《詩》學等。

先生常在北大圖書館，檢閱館藏舊刻明清《詩》評家著作。

其時關心者，為明末清初“賞析派”《詩》評家代表人物戴君恩。戴氏反對朱子所謂以“人智”讀《詩》之說，以直觀直覺之法品讀《詩經》，代表作即《讀風臆評》。北大圖書館藏有該書之明朝萬曆四十八年朱墨雙色舊刻本，為日本國內各圖書館所無。先生得遇，如獲至寶，春夏之間，竟為日課。後彙聚心得，撰成《戴君恩〈讀風臆評〉初探》一文，於中文系五院一樓會議室用漢語宣讀發表，聽者為費振剛先生、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室諸位先生及部分博士、碩士研究生。

先生長余廿歲，每至，必親開門，且必謙讓，命余前行。余甚不安，屢辭，不許。後於閑談中偶及中國舊禮，有“迎前送後”之說；先生聞之，遂細問，次即效行之。坐，必備茶。茶品有中國佳茗，亦有日本靜岡、宇治等地新芽，竟無重出者。所坐為客寓沙發，隔一茶几，几上置文房，先生手勤，常隨時寫錄。

相交漸深，或出示所制和歌，始知先生雅好。某日先生得閑，往海澱鎮，於地攤見癢癢撓，竹制，長柄，隨意問之，攤主以俗名“老頭樂”相告。聞之，大喜，以為妙喻，謂其物雖不及孫兒手，然大致不虛也。即購歸，其興未了，制和歌一首，示余。余讀之，初不瞭然。日後余訪東瀛，知日本亦有此物，方悟先生當時所購所詠者，非為其物，實愛其名也。

先生晚膳後，喜散步，常沿未名湖畔，徐行綠蔭樹下。一日黃昏，夕霞似火，聞鳥鳴啾啾，不絕於蔭中，反覺湖之寧靜可愛。歸來得和歌一闕，並以告余。其時言語之態，欣然喜悅，如赤子之純真。

後每有所得，必示余。和歌者，日本古體詩之一種，每首音節數為“五、七、五、七、七”，然不分行。前此余從未讀過此

體，見先生所作，試讀之，平實雋永，韻味悠長，非如先生之爲人修養者不能爲也；試譯之，左刪右改，終覺難以盡傳其妙。雖然，余實由此始知和歌也。

後甚相得，便邀先生來家。家燕東園七公寓甲棟 407 號，新居也，僅一室一廳。同席有村田信之、蓮舫夫婦。一桌家常菜，幾瓶中國紅，歡聲笑語，斗室如春。村田君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經系，與先生爲校友。席間，二人同唱早大之校歌，至每段副歌部，結尾處有“WASEDA”（“早稻田”之日語發音）一語，需反復多遍，節奏鏗鏘。二人便現激動模樣，以掌擊節，聲漸高昂，情注其歌，一座動容。

先生學養深厚，《詩經》之外，曾精研《論語》《史記》諸典，又曾留學英倫，古禮歐風，知之甚詳，待人接物，如春風然。若必一語贊之，則曰：先生乃真學人也。

二〇〇四年十月十日

（作者為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）

村山先生在復旦大學

吳 格

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教授村山吉廣先生，是筆者熟悉並尊敬之日本學者。1995年先生訪學中國，曾於是年秋至復旦大學從事研究半年，至次年春始返國，筆者夫婦得以與先生相識。先生離華後，魚雁往還，音問不斷，關懷周至，及於小女。2000年，獲知先生於服務早稻田大學四十年之後，安享古稀之慶典，以“早稻田大學漢學的光榮”為題，發表退職演講，載譽榮休。先生退歸以後，筆耕不輟，仍勤於學術活動。新著迭出，頌自東瀛，盪誦大作，敬慕益深。筆者與先生之交往，又延續至先生之學生輩，如早稻田大學博士生西口智也君、佐藤浩一君，均因近年來復旦大學進修而成為朋友。茲因先生之命，囑記往事，藉留鴻泥，追憶遊踪，情盈肺腑，深幸有機會向先生表達誠摯敬意及懷想。

先生長期從事東洋哲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，先後擔任日本中國古典學會、日本《詩經》學會會長，涉獵廣泛，造詣深厚，成果豐富，近歲尤致力於《詩經》學研究，並能獨闢蹊徑，開創

研究新領域。先生訪問復旦大學，即因本校圖書館《詩經》類藏書較爲豐富，特意前來調查研究。筆者服務於復旦大學圖書館有年，求學期間亦嘗研習《詩經》（曾整理《三家詩義集疏》等出版），於國內外《詩經》研究成果稍有留心，遂因受命擔任先生訪問期間聯繫人之機緣，結識並求教於先生。先生於明人《詩經》學多所揚推，對明代《詩經》研究成果之發掘與重新評價，與臺灣林慶彰先生之明代經學研究成果一道，爲近年海內外學人所矚目。猶憶先生《戴君恩〈讀風臆評〉初探》、《高吹萬詩經搜書軼事》等文，即完成於訪問中國期間。先生《戴君恩〈讀風臆評〉初探》一文，抉發戴氏治《詩》妙解，見人所未見，言人所未言，研究視角與方法，於中國學者多具啓示意義。尤可述者，先生在滬尋訪戴氏《讀風臆評》一書，筆者初取復旦大學藏清刻本《讀風臆補》（清鎮海陳繼增補，明戴君恩評本），爲先生複製一部；繼而介紹蘇州古舊書店江澄波先生，爲先生覓致清刻本一部；復因先生之激賞，將戴、陳之作推薦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影印行世，以惠讀者；而先生返國後，則自日本書肆訪得和刻本《張船山詩草》一種見贈。投之以木桃，報我以瓊琚，先生風誼，令人銘感。

先生長身玉立，面貌清俊，溫文爾雅，謙誠平易。相聚時娓娓而談，令人如沐春風。先生初莅上海未久，時值夏秋季節變化，氣溫下降。一日與先生在學校附近的紅牆飯店共進晚餐，秋雨陣陣，涼意漸生，先生着一襲米色上裝趕來。席間問起是否適應上海之氣候，先生笑謂因所携衣物不足，方自學校附近五角場商場購得新衣上身。並謂中國衣服質量甚好，穿着舒服合體。其時爲出行方便，先生曾購買自行車一輛，學習騎車往來校園。凡

此，皆令人驚訝先生對於環境適應之迅速。先生自言，每至陌生地方，即喜盡快熟悉並深入了解當地環境，此乃十分快樂之經驗。聞言之下，想見先生處世及學問風格。

先生生於1929年，長於戰亂時代，其時民生困乏，營養不良，遂因體質不強，感染時疾。1953年早稻田大學畢業之際，即因發現肺結核病，休學五年之久。經習靜養氣，配合治療，逐步恢復，始獲重返學校，繼續深造。人生禍福相倚，先生由此青春時代之養病生涯，養成嚴格自律、重視鍛煉之習慣。據先生介紹，自身體復原後，開始練習空手道，數十年堅持不懈，體質大為增強，目前雖然體態偏瘦，但多年不受疾病困擾，頗受益於空手道等訓練，因而得以全神貫注於教學及研究工作。後讀先生自撰年表，知先生學生時代生活甚為艱苦，多年來工作負擔極為繁重，教學以外，撰寫論文，編輯刊物，承擔學會團體工作，一身而兼數任，勞作不輸他人，而成就逾於流輩。先生其時年逾週甲，猶行動敏捷，精神矍鑠，讀書寫作，略無倦容，益信“艱難玉成”之不虛，而不知者尤難相信，先生精於武藝，曾擔任早稻田大學空手道同好會會長。

語言有國家民族之別，學術則無疆界畛域之分。先生於復旦大學從事《詩經》研究同時，又關注本地學術及出版動向，善於捕捉合於自己學術趣味之課題，進而深入研究譯介。追憶先生與中國學者之交契，尤其令人感佩。

已故著名學者、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朱東潤先生，為筆者之岳祖與知遇師。朱老生前於中國古代作家與作品、中國文學批評史、傳記文學諸領域，均有精深研究，成就卓越，著作等身。復旦校園內，朱老夙以學問人品受人敬重。內子自幼隨侍朱老夫

婦，由祖父母教養成人，中經動亂，慘遭祖母之喪，憂患歲月中，與祖父相依為命，榮辱與共，情逾恆常。1996年，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朱老遺著《李方舟傳》，此乃朱老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為紀念不幸逝世之夫人所作，稿藏於家，前未發表。世人皆知之十年浩劫中，朱老與同時代之老一輩學人命運相同，遭受嚴重迫害。洪水滔天之1968年，生性剛烈、與朱老數十年相濡以沫之夫人鄒蓮舫女士，因不堪折辱而悲憤棄世，造成祖孫二人遺恨終天之創痛。其時朱老年逾古稀，子女星散四方，愛孫務農遠行，妻亡家破，病痛纏身。白日飽受侮辱與損害，夜間則窮處斗室，孤影相對，回首生平，百感交集。所恃秉性堅毅，百折不屈，忍辱負重，頑強存活。幽憂之中，發憤著述，以性命實踐自己對於學術永無止境之追求。朱老曾為歷史上眾多著名人物寫傳，如政治家王陽明、張居正，詩人梅堯臣、陸游、元好問，此時身陷逆境，開始為自己之夫人——一位普通中國婦女作傳，以此寄托個人情思，更為傳記寫作之探索，試圖以一位平凡婦女之生命過程，折射時代與人性之光芒。傳記寫作之時，形格勢禁，眾人避趨噤聲猶不遑，朱老則孤燈獨對，忍悲作文，筆調沉穩，字字雋永，傳末“大風鴻洞”一曲，纏綿悱惻中寓沉鬱痛切，寫盡書生情懷，堪稱千古絕唱。朱老以至情文字寄托幽思，祇為追念亡妻，並未慮及出版，故傳中人名及地名俱經轉換，更未知其書尚能獲海外知音，他年翻譯成日文於東瀛傳播。

朱老於1988年初去世，生前未見《李方舟傳》出版。1996年，此本寫作於動亂年代、原未考慮問世之傳記，因復旦大學中文系陳思和教授之努力，收入其主編之“火鳳凰文庫”，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。其時距傳記寫作已歷時二十餘載，距傳主含冤

去世則整整二十八年。內子邦薇含淚撰寫《永久的紀念》一文，作為《李方舟傳》之後記，歷述自幼受祖父母撫育成長，失去祖母後隨祖父艱難生活之往事，語悲思切，滿紙辛酸，情文並茂，讀者為之動容。

朱老之學術與著作，此前已為日本學者所知（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日本已有評論朱老《陸游傳》、《陸游研究》之文章發表）。村山先生獲見此書，立即引發興趣。先生仔細閱讀傳記，對於作者與傳主所生活之時代及地方，極感關注。認為朱老身處絕境、寫作於非常時代之此部傳記，所包含之內容意義深刻，不僅反映傳主個人命運及其生活環境而已。先生由《李方舟傳》而獲知朱老夫婦之命運，又對朱老之生平經歷、家鄉風物，產生實地踏勘之願望。1996年初，先生於春寒料峭中孤身前往江蘇泰興，親自探訪朱老故鄉。朱老生於貧苦，長於憂患，中年教學四方，賴夫人辛苦持家，建有房屋一區，舊居在泰興城廂，早在此前十年，即以自己與夫人名義，將故居及所藏書悉數捐贈予家鄉，以為圖書館發展之助。泰興地方政府遵朱老夫婦之願，於故居籌建少兒圖書館，作為地方圖書館之分部，派有專人管理（有關情形，筆者夫婦合編《朱東潤年表》及《泰興文史資料》第六集中有記述）。先生至泰興，參觀朱老故居中書房、臥室及廳堂，瞻仰朱老及其三兄遺像（辛亥革命中為推翻滿清王朝而獻身之烈士），並與故居管理人親切交談。歲月荏苒，朱老故里，至今猶有人憶及當年日本學者專程前來參觀之情形。

村山先生返回日本，即邀約京都大學田口一郎君譯介《李方舟傳》及後記（《朱東潤〈李方舟傳〉解說並ひに〈後記〉譯注》）、早稻田大學烏村亨君翻譯筆者夫婦所撰《朱東潤年表》

（《吳格·朱邦薇共編〈朱東潤年表〉譯注》），並由先生親撰《朱東潤敘說》（一併刊載於《中國古典研究》第四十二號），介紹朱老及《李方舟傳》。1998年，先生又發表《朱東潤の生涯と學績》之作（載汲古書院版《日本中國學會創立五十年紀年論文集》），向日本學術界全面介紹朱老之生平及學術。此後，田口一郎君又完成《李方舟傳》全書之日文翻譯。發潛德之幽光，獲知己於海外，朱老有知，亦當欣然，而筆者夫婦感念先生之德意，實非言語所可宣。

先生於復旦大學滯留雖僅短短半年，然其嚴謹勤敏之治學精神，善體人情之長者風範，春風化雨，潤物無聲，令人懷想不置。先生離開復旦大學已八年，音容言笑，猶在目前。今冬，筆者應日本二松學舍大學“日本漢文學研究の世界的拋點の構築”（21世紀COE項目）會議之召，將有東京之行。本擬會議期間，順訪先生於東京玉川學園寓所，而先生先事聞知，已鄭重布置筆者參觀早稻田大學並安排歡迎宴席，聞訊之下，感愧交集。內子此次雖未同行，以踐面謝先生之夙願，而先生之厚誼隆情，不僅為筆者夫婦所沒齒難忘，實亦為中日學林交往之一段佳話。欣感之餘，亟盼相逢之刻早日來臨。倚裝待發，臨文匆匆，不及表彰先生學行於萬一，深以為愧。衷心祝願村山先生人筆兩健，康樂長壽。

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二日

（作者為復旦大學圖書館教授）